

第四章 我們這些不可知論者

在前面幾章中，你已經學習一些關於酒癮的問題，我們希望已經說明了酒癮患者與非酒癮患者之間的區別。如果你誠意地想要戒酒，但又發現你無法完全戒酒，或者如果你正在喝酒時，你只有微小的控制能力來控制酒量，那麼，你大概就是酒癮患者了。如果真是到達如此地步，你可能患有一種疾病，只有一個精神生活方面的體驗才能戰勝這種疾病。

對自認為是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的人來說，則這種所謂精神生活方面的體驗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他繼續這樣生活下去，無異於等待災害的來臨，尤其如果他是屬於沒有任何希望類別的酒癮患者。要走向死亡之路或依靠一個精神方面的基礎而生活，通常都是不容易面對的選擇。

但是，這畢竟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在我們創始的會員中，大約有一半正是屬於這種類別的酒癮患者。起初，我們有些人設法逃避這個問題，希望自己不是真正的酒癮患者。但

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們發現不得不面對事實，我們必須追尋一種精神生活為基礎，否則一切都完了。或許，這就是你正在邁向的道路。但是，請鼓起勇氣，請別灰心。我們當中大約有一半酒癮患者認為自己是一個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我們的經驗顯示，你無須感到慌亂。

假如只要有一種道德準則，或一種更好的人生哲學，就足以解決酒癮問題的話，我們許多人早已就康復了。但我們發現，這種準則和哲學並不能拯救我們，不論我們怎樣努力嘗試。我們可以希望當成品行端正的人，也可以希望從一種人生哲學中得到慰藉，我們事實上可以用盡全力來決心得到實現，但是我們就是沒有所需要的力量。我們以意志力所引導的人性資源是不足夠的，這些人性資源完全失敗了。

缺乏力量使我們處於進退兩難之境。我們必須尋找一個力量，這個力量能使我們生活下去，而它必須是一個比我們自己更大的力量，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可是，我們到何處，又如何尋找這個力量？

這正是本書所要討論的，本書的主要目的，即在於使你能夠找到一個比你本身更大的力量，而這個力量會解決你的問題。那就是說，我們撰寫了這一本書，而我們相信這一本書是屬於精神生活方面的讀本，它也是一本有關行為操守的讀本。當然，這也就是說，我們將要

討論有關上蒼。（▼註：「上蒼」這名字是英文字「GOD」的中文譯名，我們不把祂譯作「天主」、「上帝」、或「神」等。）對於那些不可知論者，這就是困難之所在。許多次，我們與一個新人談話，當我們談到他的酗酒問題和有關我們這個團體的情況時，察覺到他的希望湧現出來。可是當我們談到精神生活的事情時，尤其提到上蒼的名字時，他的臉孔立刻沈了下去，因為我們已重開啟了一個話題，這是他以為自己早已逃避或完全忽視的話題。

我們明白他的感受，我們了解他發自內心的懷疑與偏見。我們當中有些人曾經強烈反對宗教。對於其餘有些人而言，「上蒼」這一字眼，引起有關祂的特別意念，因而回憶至在童年時代，有人曾嘗試要感動他們去相信的祂。我們之所以拒絕這個特別的概念，可能是因為似乎是不充分的。由於這種排斥的心理作祟，我們以為自己已經完全放棄了有關上蒼的觀念。我們還感到困擾的是，信仰以及對一個超越我們本身的力量依賴，純粹是軟弱和膽怯而已。我們眼看著這個世界，人跟人之間的互相鬥爭、敵對的宗教系統、不可理解的災難等，的確使我們深感懷疑。我們以猜疑的心情看待許多自稱為敬拜神明的人。一個至上的神明，怎麼可能與這一切有關係呢？而且，有誰能理解上蒼究竟是什麼？可是，有時候，我們又禁不住我思考一番，在繁星滿天的夜晚，仰視蒼穹，禁不住問道：「那麼，是誰創造了這一切？」一種驚奇而敬畏之感油然而生，但不一會兒又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我們這些有不可知論者氣質的人，的確有過這種想法與體驗。現在就讓我們向你重新保證，我們發現，一旦我們能夠放棄偏見，並表示一個最低限度的意願去相信一個比我們本身更大的力量，我們便開始得到成果，那怕我們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那個力量，也不可能給予那個力量正確的定義，那個力量就是上蒼。

使我們感到輕鬆愉快的是，我們發現並不需要考慮別人對於上蒼的概念如何。唯有我們自己的概念，姑不論多麼不充分，已足夠我們接近祂，並初步去認識祂。一旦我們承認可能有一位上智的創造者，宇宙的神明，祂是萬物的基礎，我們就開始得到一種人生的意義，這意義是充滿力量而能把握人生的方向，只要我們實踐其他相關的簡易步驟。我們發現，凡尋找上蒼的，並不難以找到祂。對我們來說，上蒼的領域是很寬廣的，是包括一切的，永遠不禁止世人誠懇地尋找它，我們相信，它是開放給全人類的。

因此，當我們談論上蒼時，我們所指的是你自己個人對於上蒼的概念。凡你在本書中所發現的其他有關精神生活方面的說法，都是以這個原則所指的，就是你自己個人的概念。千萬別讓你可能有些反對精神生活上的詞語所產生的偏見，阻礙你要求取精神生活的真正意義。開始時，我們只需要這樣做，以展開精神生活的發展，並與我們自己所認識的上蒼建立意識上初步的關係。漸漸地，我們發現自己接受了許多看來遙不可及的事物，這就是成長，

但是假如我們希望成長，就必須開始有所作為。所以，我們採用了自己的概念而踏出一步，姑不論這個概念是多麼偏狹有限。

我們只需自問一個簡短的問題：「我現在是否相信，或者只願意相信有一個比我自己更大的力量？」一旦一個人能說他相信，或是願意相信的話，我們可以確切保證他已踏上了路。在我們許多人當中，一再證明，就在這塊簡單的基石上，一個非常奇妙而有效的精神生活架構能夠建立起來。

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消息，因為我們原先以為除非接受一些難以令人相信的信條，便不能應用精神生活的原則而生活。每當有人提供給我們精神生活的方法，我們常常會說：「我希望擁有那個人所擁有的，我肯定，只要我相信他所相信的，一樣會產生效果，但是我不能接受那些對他來說是那麼清晰的信念。」所以，能夠從更簡單的層面開始，使我們感到安慰。

除了不太容易接受信仰之外，我們常常發現我們由於頑固、敏感、和不成理由的偏見而受到障礙。我們許多人曾經是那樣的敏感，連隨口提及有關精神生活方面的事物，也會引起我們的敵視。這種想法，必須要放棄。雖然我們當中有些人不肯放棄，但是我們發現，要把這種敵視的想法棄置一旁，其實並不會有太大的困難。面對因酗酒所引致的毀滅時，我們對

接受精神生活方面的想法，很快就變得開通了，就像我們試著對別的事情開通一樣。在這方面來說，酒精的確是擁有很大的說服力，它終於把我們打倒，使我們服從道理，有時候，這是一個沉悶乏味的過程，我們希望不再有人像我們當中有些人，那麼堅持不肯放棄偏見。

讀者可能仍然會問，為什麼他應該相信一個比自己更大的力量。我們認為有不少良好的理由，就讓我們探討一下。

今日的人，凡事講求實際，重視結果和事實。雖然如此，時至二十世紀的今日，有很多種學理已被社會所接受，只要以事實做根據。我們人類現今擁有很多學說理論，例如，關於「電」的原理，每一個人都深信不疑這些理論。為什麼人這麼容易相信這些理論呢？這純粹因為，若是沒有一個合理的假設作為出發點的話，就不可能解釋我們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所支配的、以及所應用的種種事物了。

在今日的社會裡，每一個人都相信許多看似有理，但缺乏完全而看得見的證據之推理。而且，「科學」不是曾顯示過，看得見的證據乃是最薄弱的證據嗎？人類在研究物質的世界，不是不斷地發現，外在的景觀根本就不是內在實際的情形嗎？請看下面說明：

平凡無奇的鋼樑，原是一堆電子，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彼此互相旋轉繞動。這些微細的個體，完全受到某種定律而運行，毫無差池，而這些定律在整個物質的世界是千真萬確的。

科學就提供我們這樣的說明，我們沒有懷疑的理由。然而，每當提到了有關完全合乎邏輯的假設，指出在我們所看得見的物質世界及生命的底層，擁有一個全能的、指示迷津的、創造智慧的上蒼，我們乖張的個性就表露出來，努力地說服自己，那不是真的。我們閱讀白紙黑字印成的書籍，與人隨意爭辯，以為我們相信這個宇宙根本不需要上蒼來解釋它。我們這種爭論的想法若是真理的話，緊接著要指出的是，生命是從虛無中來的，是毫無意義的，且無歸宿的。

與其自己擔任上蒼有智力的作用者和萬物一直進化的先頭部隊，我們這些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卻寧可相信我們人類的智慧才是真理，只相信人類的智慧才是萬物的起點和終結。這似乎太自負了，不是嗎？

我們這些曾走過懷疑途徑的人，請你放棄成見，甚至反對宗教的偏見。我們已經學習到，無論何種信仰都免不了會有某些人性的弱點，但是那些種類不同的信仰，曾經使千百萬人體驗了生活的目的及方向。有信仰的人，對於生命有一套條理分明的看法，事實上，我們從前對生命不曾有過一套合理的觀念。每當眼看著許多精神修養深厚的人士，不論其種族、膚色、及宗教派別如何，表現出某種程度的穩定、幸福與貢獻，我們理應努力追求這些優點，但往往卻以是非不明的自娛心態，自我解嘲一番。

相反地，我們卻注視這些人身上的短處，有時候，還利用他們的缺點，公開地譴責這些人。我們口口聲聲說他們不能容忍異己，而我們自己卻也難以容忍異己。我們只是看到一些長得醜陋的樹木，竟然忽略了整座森林的存在與美麗。我們從來不曾讓精神生活方面的道理有一份公平競爭的機會。

在我們個人的經歷中，你將會發現，每一個人都以很不同的方法及概念，述說如何認識一個比他自己更大的力量。我們是否同意其中某種特殊的方法或概念，似乎只有很少的關係。經驗告訴我們，為了我們的目標，根本不需憂慮這些事，這些都是每個人可以自行解決的問題。

然而，這些男人與女人，有一個要點是完全一致贊同的，他們每一個人都獲得，也都相信，一個比他自己更大的力量。這個力量已在各人身上，完成了人力不可能完成的奇蹟。正如某著名的美國政治家說過的話：「我們不妨查考紀錄看看。」

這裡有成千上萬凡俗的男女人士，他們宣稱，自從他們相信有一個比他們本身更大的力量以來，以某種態度來面對這個力量，並實踐某些簡易的工作，他們生活和思想的方式已經有了革命性的改變。面對著頹喪與失望，面對著他們人性方面的完全失敗，他們發現了一股新的力量、平安、幸福、以及人生的方向已經深入他們，在他們全心全意地遵行一些簡易要

求之後，就發生了這一切。他們曾認為生命似乎並沒有什麼意義，而說明為什麼他們的生活曾是如此難過的基本原因。撇開喝酒的問題不說，他們說明自己為什麼過得那麼不滿意。他們顯出自己是如何改變了。當成千上萬的人能夠說，自己醒覺到上蒼的存在，乃是今日在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事實，他們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由，就是為什麼人應該要有信仰。

在我們這個世界，近百年來的物質進步，超過從前幾千年的總和，幾乎人人都知道其中的原因。研究上古史的學者告訴我們，古時候人類的智力，與今日最聰明的人完全相等。可是古時候的物質進步卻極度緩慢，現代科學的探究和發明精神，在那時候幾乎一無所知。在物質界中，人類的心靈充塞著傳統迷信以及各種既成的意念。與哥倫布同時代的某些人，認為地球是圓的想法是荒謬的，更有人認為伽利略的天文學說是異端，因而差點將伽氏處死。

我們自問：我們有些人，在精神生活的領域，存有不合理的偏見，與古人在物質生活領域的偏見，不是半斤八兩嗎？甚至於就在二十世紀，美國不少報紙還害怕報導萊特兄弟在吉地好克首次飛行成功的消息。從前所有飛行的努力不是完全失敗嗎？郎萊教授的飛行器械不是沉於波多瑪克河底嗎？有最佳數學頭腦的人，不是已經證實了人類根本永遠不能自行飛行的嗎？許多人不是說，上蒼把這項特權保留給鳥類嗎？可是不到三十年光景之後，人類征服天空已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老故事，而旅行客機已在滿天飛翔了。

但是，在大多數的領域內，我們這一代的人，已經看到了我們思想的完全自由。請任何一位在碼頭上裝卸船貨的工人，看一份周日副刊，上面刊載著太空人乘坐火箭登陸月球探險成功的故事，他會說：「我敢打賭他們一定會成功的，可能還不需要那麼久的時間。」這個時代的特色不就是要輕易地捨棄舊的觀念而追求新知，拋開不合用的理論或物品，代之以實用的新東西嗎？

我們不得不自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在人世間的問題上同樣地願意去改變我們的觀點呢？在人際關係上，我們遇上不少困擾的問題，我們無法控制我們自發的情緒，我們成為悲慘和沮喪的犧牲品，我們無法自謀生活，我們感覺到自己一無用處，我們內心充滿恐懼，我們並不快樂，我們似乎不能真正幫助別人；這些問題，難道不比我們觀看月球飛行的新聞節目更重要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每當我們看到別人只是依靠宇宙神靈，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我們就要停止懷疑上蒼的力量，我們的想法沒有產生作用，但是對上蒼那種概念卻可產生作用的。

萊特兄弟天真幼稚的信念，認為他們能夠建造一部機器，用來飛行，這種信念就是他們後來成功的主要泉源，若是沒有那個信念，則什麼事情都不可能發生。我們當中那些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都固執於一個想法，就是單靠我們自己的能力，足以解決我們的問題。當別

人顯示出靠上蒼能使他們解決問題時，我們開始覺得好像是那些堅持認為萊特兄弟不可能飛行成功的人一樣。

邏輯是很好的，我們喜歡邏輯，從前喜歡，現在還是喜歡它。我們並不是偶然得到推理的能力，不是偶然有能力檢查藉我們官能所得來的證據，和有能力作出結論，這就是人類最偉大的特性之一。我們有不可知論者傾向的人，對於某種提議，如果不達致合乎理由的做法和解釋的話，就不會令我們感到滿意。所以我們很努力說明我們為什麼認為現在的信仰是合理的，我們為什麼認為有信仰比沒有信仰更健全和更合乎邏輯，我們為什麼認為以前當我們揮起雙手而說「不知道」的時候，那是一種軟弱無力的想法。

當我們變成了酒癮患者時，便受到由自己引發起的危機所傷害，我們無法延遲或逃避這種危機的發生，我們需要毫無畏懼的面對一個主張：上蒼即是萬有，不然祂就是虛無的。上蒼是存在的，或者祂根本不存在。我們到底要選擇哪一個呢？

一旦到了這一地步，我們已正視面對著信仰的問題，我們無法逃避這個問題。我們當中已經有些人，越過了「理性之橋樑」，而邁向渴望中那信仰的彼岸，這一片新天地的外貌與預許，給這些疲憊不堪的眼睛帶來了光彩，也給這些枯萎中的靈魂帶來了新的勇氣，友善的雙手已經伸出來歡迎我們。我們感謝那理性已經把我們帶到這個地步，但是想盡方法，我們

卻無法登上岸邊。或許，我們過於倚重了那理性，竟然使我們在最後一里處，仍然不想失去這份支持的力量。

那是自然的，但是我們不妨更仔細思考一番。我們不知不覺由一種信仰帶到這個地方，不是嗎？我們相信自己的推理能力，不是嗎？對於我們的思考能力，我們不是充分自信嗎？那到底不是一種信仰嗎？的確，我們曾經具有信仰的心，曾悲慘地去信仰的正是那「理性之神」。因此，我們發現，以某種方法，信仰從頭到尾都根植於我們的生命。

我們也發現，原來我們有崇拜的心理。從前，這種想法曾讓我們渾身都起雞皮疙瘩！我們不是崇拜過某人、某物、某事嗎？我們不是崇拜過金錢和我們自己嗎？然後，我們不是曾經以更好的動機，以崇拜的心情來欣賞日落的景色、海洋的壯觀和花朵的芬芳嗎？誰不曾喜愛過某些事物或某些人呢？這些感受、愛情和崇拜，與純粹的理性究竟有多少關連呢？最後，我們終於看到，只有很少的關連，甚至一點關連也沒有。這些事物不正是構成我們生命的要素嗎？根本不可能說我們沒有信仰、愛、和崇拜的能力。其實，以某種方式，我們都曾經依靠過信仰而生活的。

想想看，沒有信仰的生活是怎樣的！如果人間只剩下純粹的理性為依歸，那就不是有生命力的生活了。但是，我們當然相信有生命力的生活。我們不能像證明一條直線是兩點之間

最短的距離為例，來證明我們具有生命力的生活，但是我們確實具有生命力的生活不可。我們還能說一切都是虛無嗎？一切只是一堆電子，從虛無中來，又歸向虛無中去嗎？當然我們不能這樣說，連電子本身也似乎夠聰明，不會相信有那種情形，至少化學家是這樣說的。

因此，我們觀察到理性並非一切。按照我們大部分的人使用它的方法，理性不是完全可靠的，雖然它是從我們最佳的精神狀況中產生出來的。不是有人證明人不可能飛上天空嗎？如今他們該怎麼解釋呢？

然而，我們曾經看到另一種方式的飛行，看到一種從這個世界得到精神上的解放，看到人可以從他們的問題深淵中提升起來。他們指出上蒼使一切這些事物變成可能的，我們便只有微笑起來。我們曾看過有些人得到精神上的解放，但是又喜歡對自己說，那不是真實的。

事實上，我們正在愚弄自己，因為不論男女老幼，在人心深處，具有上蒼的基本概念。由於可能受到某些災禍或受到某些外面壯觀的事物等而迷惑了，又或者可能因崇拜別的事物，而沖淡這種基本概念，但畢竟不能完全抹去對上蒼的基本概念。因為，信仰一個比我們自己更大的力量，以及信仰該力量在人類生活中所顯示的奇蹟奧妙，是與人類的歷史同樣悠久的事實。

最後，我們觀察到，對於某種神明有信仰，乃是我們人生構造的一部分，正如我們結交

朋友的感受一般。有時候，我們必須毫無畏懼地尋找祂，但祂就是存在著。祂的存在，正如我們的存在一樣是千真萬確的。我們發現，在我們內心深處，確有這個「偉大的實體」，分析到最後，也只有有在內心中能找到祂，對我們來說，事實正是如此。

我們只能掃除一些障礙。假如我們的證言有助於消除偏見，使你得以誠懇地去思考，鼓勵你用功地在內心尋找，那麼，假如你想要的話，就可以和我們一起走上一條康莊大道，在平坦寬敞的大道上馳騁了。具備了這種態度，你不可能會失敗。你絕對會意識到你所相信的。

在本書中，你將會讀到一個自認為無神論者的經驗談，他的故事非常有趣，我們不妨在這裡先透露一些。他心理的改變，富於戲劇性，令人信服，令人感動。

我們的朋友乃是一位牧師的兒子，他上過教會所辦的學校就讀，在學期間竟認為自己已接受過多的宗教教育，因此遂變得反叛。此後數年，他遭遇了不少的麻煩與挫折。而事業的失敗、精神失常、罹患重病、自殺事件等遭遇，發生在他的家庭內，以致他陷於痛苦之中，感到沮喪。戰後破滅的幻想，加上日增嚴重的酒癮問題，又加上身心崩潰的苦楚等，把他帶進了自我毀滅之途。

某日晚上，當他住在某間醫院裡時，一位有精神生活體驗的酒癮患者來拜訪他。我們的

朋友立刻作嘔，大聲喊叫說：「假如有一個上蒼，祂根本沒有給我什麼好處！」但是後來，他獨自留在房間裡，自己問道：「我所認識的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有可能都錯了嗎？」正在思索這個問題的答案時，他覺得自己有如生活於地獄裡，然後，猶如一陣響雷，他突然興起了一種有威力的思想。這種思想獨占了他的頭腦：

「你有什麼資格，竟敢說沒有上蒼的存在？」

這個人說道，他從床上跌下來，雙膝跪地，不到幾秒鐘，他已被一個有關上蒼臨在的信念所感化，它猶如一股迎面而來的洪流包圍著他。他過往很多年裡所建立的籬笆也被拆開了，他站立在那「無限力量與愛心之神」的臨在中。他已經跨越橋樑，登上彼岸了。這是他第一次在覺悟中與他的創造主為伴。

我們這位朋友的信仰基石就這樣奠定了，來日的命運無論怎樣變化也無法動搖它。他酗酒的問題也離他而去，在多年前的那個夜晚離他而去。除了幾次短暫的誘惑之外，要喝酒的思想再也不曾捲土重來，每當這時候，一種大的反感會突然在他的心中升起，看起來那怕他想要喝酒，也根本就不能喝酒，上蒼已恢復了他的神智清明。

這樣的情形就是一個治癒的奇蹟。然而它的因素卻非常單純，情況促使他樂於相信。他以謙遜的態度，把自己奉獻給他所認識的「創造者」，然後他覺悟了。

上蒼就這樣使我們所有的人恢復了正常的心思。對於以上所提及的這個人來說，他得到的啟示來得突然。我們當中有些人是比較慢才成長起來而得到啟示的。可是，祂曾經來到我們每一個人，只要我們誠意地去尋找祂。

當我們去接近祂時，祂就把祂自己完全顯示給我們！